

帕米尔雄鹰

■李 晨

三

回到家,阿布都肉苏力叔叔已为我们煮好了热茶。“来!我给你看个东西!”克热木从家中柜子里小心地取出一个本子。那本子封皮因岁月的侵蚀而发黄发皱,大概长期有人翻阅的缘故,薄薄的本子变得很厚实——这是一本戍边日记。

“你看,这个符号代表山川,这个是河流……那些字迹工整的,是后来在家整理的;稍微潦草一点的,一般是在巡逻途中记录的。因为记录人、记录时间和场合不同,所以笔迹、颜色也不一样……”克热木对本子中的每一处记录都如数家珍。

这本日记也是从外祖父巴巴江、父亲阿布都肉苏力手中传下来的,里面记录了帕米尔高原每一条安全路线。它是穿过生命禁区红其拉甫的“地图”,也是克热木的外祖父和父亲用生命践行为国戍边志向的见证。

日记中有一篇记录尤为特殊。

那年,年轻的巴巴江与往常一样巡逻。行至红柳谷,突遇雪崩,白色的积雪像张牙舞爪的猛兽,踏着滚滚雪浪朝他扑来。好在他熟悉地形,赶忙躲进一处山洞,本以为是绝处逢生,却不想大量的雪块堆积在了洞口,将山洞彻底封死。巴巴江自知不妙,生死存亡之际,他掏出怀里的日记,开始一样样回忆记录起还未记下的地形山川与河流野兽,希望在自己死后,有人能发现这本戍边日记。被困两天两夜之后,预感到死亡的逼近,他又在日记中写下了遗言……幸运的是,当雪崩过去,驻地官兵和牧民们协力将雪块清开,巴巴江成功脱险。

在克热木的讲述中,我又了解了他的堂叔拉齐尼。那位在2021年1月4日为解救落冰儿童不幸牺牲的烈士,其名字是塔吉克语一种雄鹰的名称,而雄鹰,被塔吉克族视为“神圣之鸟”。为纪念这位烈士,他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“时代楷模”称号,官兵和当地牧民亲切地称呼他“帕米尔雄鹰”。

喝了两口叔叔为我们沏的热茶,我走出小屋,想再看看这座在雪山和英雄庇护下的边疆小城。狂风吹着一望无际的金草滩,帕米尔高原上洁白的雪山傲然挺立,这独特的美景让我此生难忘。我想,也正是有像克热木家族这样的“帕米尔雄鹰”,一代代盘踞在边防线的上空,才让如今的边境安稳平和,百姓安居乐业。

第二天一早,我辞别阿布都肉苏力叔叔,和克热木一起踏上了返营的路程。在向克热木一家告别的时候,我发现门口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子异常醒目。“这个牌子爸爸每天都会擦拭一遍,就像‘一日生活制度’一样。”克热木冲我眨眼睛。走出小院,我转身回望,入目是雪山耸立,身后是红星闪闪,克热木家族的戍边故事还在继续。



前走去。

这条巡逻路线是克热木从小跟随父亲与外祖父走过无数次的。我跟他身后,一边跋涉,一边欣赏沿途风景。湛蓝的湖泊与如茵的草地交相辉映,洁白的雪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……两个多小时后,我们终于到达一处峡谷交界处。

“你看,那就是7号界碑!”我顺着克热木手指的方向望去,天高地阔,界碑屹立其间,红色的字迹格外显眼。克热木提着油漆桶,激动地抓着我的胳膊一路小跑,仿佛正在奔向一位许久未见的老友。受到他的感染,我也浑然忘却了一身的疲惫。

奔至界碑前,克热木拿出毛毡擦拭尘土,又掏出毛刷,蘸上油漆,一笔一画、小心翼翼地为界碑描红。

“身前一座碑,身后万重山”,克热木放下毛刷,额前的汗珠在阳光下亮亮的,“我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看见界碑,很神奇,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它像是一位无言的好友,那么沉默又那么亲切;长大后,只要看见界碑,我就能感受到‘中国’这两个字的分量。”

描红结束,我们举起右拳,面向界碑庄严宣誓:“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,我宣誓……”山谷中,嘹亮的誓言响彻云霄,我攥着发汗的拳,心底满是骄傲。

稍作停留,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界碑,向山下走去。走出峡谷,再次看到群山耸立在天际尽头,我的心中感慨万千:“我现在终于理解,大家为什么都要在界碑前宣誓了。”克热木会心一笑:“在军中,从军人党与其说是对曾祖父的承诺,不如说是浸润血脉中的心之所向。”

我跟在克热木的身后,看着这个塔吉克族小伙稳稳跳下一块岩石,这时突然起了风,吹得衣摆猎猎作响,那一刻他就像一只展翅的鹰,于岩间掠过。

微纪事

微乎,不是零碎是精神

昆仑山野狼谷边防哨所,不但海拔高,地势环境也是相当险要。这几天,炊事班吕班长突然发现了一件怪事:放在天然冰箱——院子高台上的牛肉好像少了几块。

夜间有人进来?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哨所24小时有岗哨,且这方圆100公里,除了哨所这20多个官兵,没有居民。

一场大雪后,吕班长仔细观察,终于发现了端倪:雪地上有半轮半圆的动物脚印,这些脚印好像还被故意掩盖过。

那脚印痕迹在哨所后面不远处,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。吕班长叫上战士小米,一起寻着动物足迹找下去。走了五六里路,眼前的动物足迹突然消失了。两个人分头仔细寻找,不大一会儿,小米突然喊:“吕班长,你快过来。”

吕班长循着声音跑过来,见小米指着一块大岩石下的一个地窝子说:“班长,你快看。”

“你别说,这个地方还真是隐蔽。”两个人轻手轻脚,小心翼翼凑近了看,地窝子里边是两只可爱的小动物,正睁着有些惊恐的眼睛看着他俩。那小动物似猫似狗,小米说:“是小猎豹吧?”

“这不是小猎豹,你看它嘴巴有些长,尾巴也长,应该是狼崽子!”

吕班长带小米把发现的情况向曾哨长做了汇报。在全哨所人的会议上,曾哨长征求大家的意见:“雪下得这么大,这匹母狼到哪也找不到吃的,为了

新鲜事

■王培静

两个孩子,它没把自己当外人,来我们哨所求援来了。”

官兵曾被哨长的幽默话语逗笑了。最后所有人举手同意,大家少吃点肉,把省下的牛肉给狼崽吃。

来年夏天,哨所又出现了一件新鲜事:不知从哪天开始,哨所院子里冬天放牛肉的那个地方,今天放着一只野兔,过段时间又出现了一只山鸡……



清澈

■孙佳欣

一次在雪域边防采访,我始终被战士们干净腼腆的笑容感染着。他们大都20岁出头,正是青松般的年纪,眼神尚还稚嫩,一提到被大雪覆盖的界碑、即将上山换防的任务,刹那间迸发出的神采灿若朝阳。问他们上山后最期待的事情,每个人都提到了“巡逻”。

“有的地方能骑马,有的地方只能用脚踏过去”“党员干部会开路殿后,让新来的同志在中间最安全的位置”“巡逻的路都是人踩出来的,一开始雪深及腰,走的人多了就到膝盖了”“夜里巡逻时可以唱歌,边走边唱,野兽就不敢靠近了”……风

吹雪粒,落在战士们通红的脸上,亮晶晶的。

在那里,我看到军民鱼水如一家。“孩子们都爱来连队看电影”“老乡间有什么矛盾都请解放军来调解”“要理发就找解放军”“最愿意与官兵一起骑马巡逻”……第二天升旗,当地村民与战士们一起,列队站在旗杆之下,伴着旋律唱响国歌。国旗下,肃穆庄严……

本版的3个故事都发生在高原边防,那里环境艰苦、物质匮乏。可官兵的心是亮堂的,眼睛是纯粹的,笑容是灿烂的,对祖国的爱是炽热坦荡的。在即将换防上山的一个小战士日记中,扉页写着“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”,问及缘由,他眼睛闪光:“就是因为这句话,我选择当兵。”

我理解,那双眼睛被高原冰雪的融水冲刷过,因此那样诚挚而清澈。



本版插图:陆千波
图片制作:王 夙

长征

第6064期

兵故事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寒风如刀,割破寂静的夜幕,吹打着阿里高原的红柳。尖厉的叫声,呼啸了整晚,撕裂了高原人的安眠。

清晨,推开窗一看,远处的山峦已是白雪皑皑,白练般的云带环绕着直刺云霄的山头,若隐若现。吃过早饭,我和战士们一起,踩着积雪踏上了巡逻路。阿里的雪,干粗得像盐粒子,仿佛不含一点水分。埋在积雪里的荒草,似乎被严酷的命运打弯了腰,稀稀落落,枯黄干瘦。怪不得当地的牧民说,牦牛生在阿里,注定吃不饱。

路上,天空渐渐放晴了,但雪花还在飞舞——那是风从山上吹来的雪粒。晶莹洁白的雪铺满了整个山岗,我们好像步入了一处童话世界。只是这世界越美丽,就有越多的苍茫孤寂之感渗入心田。

拐过一道弯,不远处一只小动物的身影一闪而过,我们的眼睛瞬间亮了。越往前走,那道身影越清晰,它浑身雪白,似乎与这天地融为了一体——竟是一只白兔。只见它融在雪地里,长长的耳朵耷拉着,一双红眼睛很有神。我们朝它走去,那白兔忽然蹦跳着跑了过来,亲密地依偎在我们的脚下。

我们注意到,白兔脖子上拴着一条绳子,抚摸它的绒毛,洁白柔顺,完全不似山上的野兔,应该是从附近村里藏族老乡家跑出来的。这么冷的天,这么大的雪,人都受不了,何况弱小的白兔?我们十分担心它的安危,随即请连队指导员帮忙联系它的主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初春的帕米尔高原,冰封雪裹,寒风呼啸。趁着一同休假的机会,我与塔吉克族战士克热木一起,回到他的家乡,亲身体验护边人的生活。

克热木出生在“光荣之家”,家有两件“传家宝”。自曾祖父开始,克热木一家便接续走在漫漫巡逻路上。

新中国成立前,一部分国民党军逃窜到新疆喀什,抢夺老百姓的财产。交不上粮食的百姓,会被残忍杀害。当得知解放军进疆的消息后,克热木的曾祖父艾力,带着几个年轻小伙,连夜骑马去寻求帮助。经由他们的指引,解放军剿灭了流窜的国民党军,夺回了部分被抢走的物资。

后来,解放军不仅把物资全部归还给了村民们,还额外补充了不少粮食。艾力以为这些东西是要花钱购买的,便上前询问价格。一名解放军战士指着不远处的党旗说道:“老乡,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。这些都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,不要钱!”从此,那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旗图案,便深深印在了艾力的心底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艾力当了边防员,一干就是十几年,守好祖国边疆成了他最大的愿望。临终前,他把儿孙都叫到跟前,叮嘱道:“一定要把守边护边的‘接力棒’传下去啊……”

后来,克热木的外祖父巴巴江也成了护边员。“他是一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。”提起外祖父,克热木十分热情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红布包,里面有一枚党员徽章在闪着微光——这是他的第一件“传家宝”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,天气格外晴朗,当时尚年轻的巴巴江与另一名老护边员在巡逻时,发现一群山羊在奔跑,前进方向异常,还时不时发出痛苦的哀鸣。他们顿时警觉了起来,立即上前查看,发现有几名偷牧者正在将20来头山羊驱赶至边境。危急时刻,老护边员让巴巴江去给驻地官兵报信,自己则去追逐偷牧者。巴巴江却认为自己年轻体壮,应该由他去追逐盗贼。正当两人争执不下之际,老护边员展开外袍,亮出了胸前的党员徽章:“年轻人,党员就是要时刻冲锋在前面的。”摆下话后,他立即展开追逐,并不高大的身影很快消失不见了。“后来,我外祖父说,那是他第一次明白了党员的含义。”克热木抚摸着党员徽章,眼睛亮闪闪的。

再次赶到现场,老护边员还在与偷牧者对峙。远远看到边防官兵赶来,5

雪山暖阳

■梅世雄 郑茂琦

人。不一会儿,指导员说,他已联系了村主任,并把照片和位置发给了他。又过了一会儿,村主任回话说,已经通知老乡来寻了。因为有责任在身,我们不敢多耽搁,便继续前行。

夜里,风又在山谷里嘶吼,似乎比前一天更大了。第二天巡逻时,风像鹰一样在我们的上空盘旋,忽左忽右被风从山上卷落的石头,忽然,头顶传来一阵山石滚落的声音,抬头一望,只见悬崖高耸,峭壁陡立,来不及确定滚石会落向何处,我们就本能地跑了起来,以极快的速度冲过这片落石区。跑出不多远,又见前方出现一处滑坡,风还在卷着砂石往下滚。我们气喘吁吁地停下来,等待滑坡稍稍稳定,才和队伍一起快速通过。

惊险之余,我们竟又看见了那只白兔。它安静地趴着,看见我们,像是突然有了活力,蹦跳着向我们奔来。可是没跳几步,它就前进不了,原来,它脖子上的绳子被岩石卡住了。大概是这里有山石的遮掩,岩石又卡住了白兔的牵绳使它动弹不得,藏族老乡找寻未果便回了家。这小伙子冻得哆哆嗦嗦的,竟还有力气不停挣着绳子,想朝我们奔来。高原上的生命是多么顽强啊!

这一次,我们兵分两路:官兵继续巡逻,我们“护送”小白兔回家。从一条岔路向南,在一处雪山山腰,就是藏族老乡的村子。说是村子,其实也只是个组,不过稀稀落落几户人家。一路往前走,牦牛在坡间地头悠闲地啃草,马儿从马圈里伸出头来好奇张望,冰天雪地里是一派安然生机。村民们在政府的帮助下,在原先黑乎乎的石头房旁边,盖起了一栋栋宽敞干净的砖瓦房。

不远处,一个藏族老乡看到我们一行人,热情地朝我们挥着手。老乡几乎不会说普通话,但见我们抱着的小白兔,大概就明白了,于是指着前方屋顶上飘扬的国旗比划划。我们猜,那应该就是兔子主人的家了。

刚走到门口,白兔就从我们手中跳脱,后腿一蹬,冲进了一间屋子。我们也敲门走了进去,只见屋内地上有一个小碗,碗里放着菜叶,而白兔已经急不可待地吃了起来,头也不抬。这时,从屋外走进一位老人。他头戴一顶摘掉徽章的军帽,脸上被岁月和风雪犁出道道深沟,镀成了赤黑色。老人激动地向我们伸出手,口中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藏语。一个懂汉语的藏族中年妇人也跟了进来,我们跟她大概说了事情的原委,她连连感谢。原来,